

·为您奉献精品文学大餐·

的疏漏，已被悄悄掩起。

墙上的图案，最能见出主人的审美情趣，经主人深思熟虑，才最终选定。岛上的泥瓦匠手里，大多保存着几套老图样，流传了不少多少代，这些纹样里或许就有不少来自遥远的古代。那时节，海星的图案出现在墙头，院墙的四围，每隔一段就会有一个暗红的海星，它们五爪翕张，带有不易察觉的弧度，仿佛正在蓄力推水，海藻的波浪线条夹杂在海星之间，叶片倒向一边，显示出海流的方向，方盒式的围墙也因有了这些小图案而活络起来。

此刻，偌大的宅院无人，雨后的院落里布满闪烁的水洼。在岛屿深处，这样的弄堂还有很多，处处留着岛上人劳作生息的痕迹。任择一处，就可度过一生。

D

月光城 随笔

岛上人家

盛文强

生出三股分支，枝丫的末端生着菱形的铁叶，用来钩住泥沙或礁石。铁锚弧线中隐含着随时收拢趾爪的紧张状态，直到废弃不用时，也没有丝毫放松。房顶上的铁锚往往成双成对出现，这与双船拖网的作业方式有关，彼时渔船论对，两条船各自拉住网兜的一翼，将网兜撑开。两条船已不知身在何处，只留下来自两条渔船的两只铁锚，它们在房顶上赫然抽枝散叶，旁若无人。它们各将一只尖爪举起，锚尖已然磨圆，它的尖锐趾爪被海上岁月消磨殆尽。黑铁的错杂的枝枝蔓蔓，冷硬的火焰交缠，勾起人们对海上生活的回忆。

渔网的大团碧绿随处可见，网线之间还夹杂着塑料的白色浮球，球上有两耳，网线在耳洞里穿过，浮球是空心的，在海中漂浮，托起网片的一端。而网片底端，则坠着铅皮，轻与

岛上人家的宅第高大，大宅的门楼似乎有腾跃之力。修建这座大宅时，正逢他人生中的盛年，因此连门楼也带有了他当年的秉性。如今他已老去，连走路都喘粗气，门楼却还葆有年轻时候的朝气。当他出现在自家门楼下，使这种对比更加鲜明，大宅仿佛不会老，老去的只有肉身。

推开他家的黑漆院门，照壁上画着鱼纹，两尾大鱼迎面扑来，接近一人高的鱼身，拱卫着照壁中央的巨型福字，底部是鳞片式的海水波纹，这是岛屿家宅的喜闻乐见的图像系统，照壁的顶端写着“海不扬波”四个小字。海不扬波，即是渔人心目中的平安。

转过波光荡漾的照壁，可见内宅坐北朝南的几间正房，有的住户还垒起了二层，铁锚在房顶，黑铁的枝丫

趋车阳光里，远远看一蓬绿、一树花，碎白，当是刺槐。妻子说，不是，刺槐花有股甜甜的香。

及近，果然非刺槐。树高大，叶极绿，花极繁，淡淡的香，无甜味。花碎，落得有情趣，一地都是薄薄的一层，引得蚂蚁来搬运。不认识这树，泊来品。我喜欢花，凡花皆爱，最爱的却是高高树上的花。比如一年一度的刺槐，比如眼前这棵。

不同于沙槐，刺槐有刺，初时嫩绿，壮时黝黑，刺中很疼，小时常被刺。刺槐树诱惑多，花甜可

食，新鲜或氽水晒干，或炒或蒸，都好吃得很。花苞半青最好，干透了蒸草虾，经吃、下饭。村子水塘、沟渠、水田，草虾多，网推、筛子筛，半个工，就捕上一篮子，太阳下爆晒，透干了，半槐花半干草虾，佐野蒜、辣椒，饭头上蒸，啧啧香，拿肉也不换。

刺槐叶绿得透明，又是好的猪饲料，新鲜猪爱吃，干叶粉碎了，和其它的饲料一拌煮熟，猪为之抢槽。吃刺槐叶，猪长膘，又方便，伸伸手就可摘。只是费功夫，大人们不做，事都是半大孩子干的。刺

C

月光城 散文

刺槐

张建春

槐树上总有鸟巢，刺，鸟不怕，当作栅栏，当挡鸟窝人的路。我猴子样会爬树掏鸟窝，刺槐树却不敢上，鸟好好过日子，翅膀软软地飞。

花落尽，槐结荚，荚老了，夹住种子，种子叫槐米。秋风起，槐叶落，荚还留着，风吹沙沙响，地下铺上床单，一阵竹竿抽，槐米落下，如落地的刺槐花全一层。刺槐米能卖钱，钱不多，落个快乐。乡村无没用的东西，地不废物。传说槐米能榨油、做药，具体不知，也没深问过。

刺槐树好成活，村子里到处都是。春天，花簇拥，芬芳的甜，村庄甜美。夏秋，刺槐叶子密，浓郁垂下，阴凉一片。中午一床席子在树阴下，爽爽的凉，睡得熟。偶有虫子落下来，虫也温和，不蜇人。刺槐从何来，听故事，来自山西，和祖先移民关联。人来，带着槐米，撒上一把，周边就绿了。

蜂子们喜欢刺槐花，大月亮天，夜间留在花枝头，不睡，忙造蜜。刺槐花蜜甜、芬芳，浓缩刺槐花本质，飘雪天喝上一勺，如沐春风里，似在刺槐林中。

这几天，俞希平关注着一棵白杨树上正在搭建的鸟巢，心里戚戚然，忐忑不安。两只鸟在地上寻找枯枝，衔在嘴里，飞到树上，往树枝上放，可多半没放稳，枯枝又落了下来。这是一对相亲相爱的鸟，他观察到它们筑巢的过程竟然亲热起来，结果还没搭好的框架被风吹散，枯枝纷纷飘落。

老板雷红蕾的一个电话，转移了俞希平的注意力，也转移了俞希平的伤感情绪，他得去对付讨债的工程师。他对老板说，红总，今天你亲自出面协调一下比较好。雷红蕾回答道，“我正在筹集资金，快过年了，时间非常紧，你就在家里挡一挡吧。有时，需要硬挡；有时，需要软挡。你要学会刚柔相济，像打太极拳一样”。

挡一挡，听到这三个字，俞希平想到了自己的角色和职责。五个月前，他在另一家公司做主管，他想有更好的发展空间，提高收入，便到这家公司应聘项目经理职务。他犹豫之时，老婆给他鼓劲，对他来说，你完全有能力干项目经理，挑战一下吧！“挑战”二字让他有了勇气。公司总经理雷红蕾亲自面试他。她是个中年女人，相貌和气质都不错。俞希平遇到女老板，意识到在她手下当项目经理可能会很不习惯。她问他，什么叫独当一面？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了三分钟。她说，在公司任高管，不仅要有抗压力，更需要挡功。俞希平问，什么挡功？抵御不良行为吗？雷红蕾摇了摇头，她说，公司项目开发过程，难免出现现金流不畅、不能及时付款的情况，你要善于说服对方，对方行为过激时，你要施展挡功，将其挡住。他想放弃，可一想到老婆的话，决定遇到什么

困难都要挑战自我，于是他说，雷总，我能做到。雷红蕾笑了笑，我的名字叫雷红蕾，以后就叫我红总吧，公司红红火火，红总，好听、吉祥。

今天来讨债的不是工程队为头的那帮人，而是一个中年民工老杨，他去年带着几个老乡在公司干了三个月活，挖一口占地面积三分之一亩的小池塘，九千块钱工钱。老杨说，我打了多次电话给你们红总，她都说暂时没钱，过段时间给，暂时，到底暂时是什么时候啊？这么大的公司，九千块钱都拿不出，那还开什么公司？俞希平是第二次面对老杨，上次他竟然向他保证，一个月内肯定会付清九千块钱，因为他知道红总正在忙贷款，据了解一笔贷款最迟一个月能到账。可是，一个多月过去了，贷款并没到账。

俞希平说，老杨，不瞒你说，我来公司上班快半年了，还没发工资呢！老杨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，那你还待在这里干嘛？老杨突然话锋一转，你半年不发工资，是你的事，我九千块钱，你们必须给我！老杨接着声音哽咽起来，他说，我老婆正在医院住院，要做肿瘤手术，再不续费，医院要把她赶出来了。俞希平看着老杨，内心颤抖，难受。他说，老杨，你把账号给我，我拿自己的钱转给你。老杨很感动，要向俞希平下跪。俞希平拉起他，说，九千块钱，数额不大，多了我也付不起。他按照老杨给他的账号，把自己卡上的钱转给了他。

老杨走后，俞希平发微信将情况向雷红蕾做了汇报，得到她的回复是：你的挡功，很了得！她发了个调皮的表情图标和一枝红玫瑰。他的心怦怦跳，突然觉得自己很崇

D

月光城 小说

挡功

何诚斌

高。他自言自语道，当项目经理，不容易啊！职务越高，责任越大啊！

俞希平当天回家，发牢骚，这经理当得真无趣，真无聊，真无奈！五个多月了，工资还没拿到一分钱。老婆也开始后悔鼓励他挑战自我应聘经理，她说，春节后你跳槽吧。俞希平自嘲道，我这人没有当经理的命。他没敢如实地告诉老婆，今天替公司向民工老杨垫付了九千块钱。自己卡上的一万元，是用来缴房子按揭和全家三口几类保险的钱，这个窟窿总有一天老婆会发现的，到时候如何交代呢？

几个月来，俞希平已挡住了多位债主，可他越来越紧张，因为他说了不少没底气的话。最初，他说“我以人格担保”，人家压根儿不信什么人格；他只得说“保证月底给你钱”“欠你的钱过年前一定会到账”“如果不付给你，你就宰了我”“我的小命不值钱，但毕竟是一条命，十天之后，再不到账，我这小命就是你的”……诸如此类的话，他自己听了都胆颤、害怕，充满虚伪、暴戾，甚至死亡的气息。

俞希平寄望于红总融资成功，如她在公司会议上所讲，一笔贷款在新年的第二周走完一切手续。只要贷款下来，俞希平不仅跟债主说的话可以兑现，公司欠他的工资，还有垫付老杨的那九千块钱，也能拿到。他现在的口头禅是“不容易啊，不容易”，挂在嘴边，时时感叹。他发现鸟巢已见雏形，眼前一亮，有些激动。杨树在风中摇晃，他担心鸟巢坍塌。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。红总对他说了，我在外面，赶不回去了，晚上有几位重要的客人，你负责接待一下，安排一个好点的酒店。红

总说罢，将手机挂了。俞希平立即跑到财务部，问有没有现金，被告知只有几十块钱。他喃喃道，那怎么办，哪来的招待费？俞希平真想逃离，玩一次“失联”。可是，这样自己就亏大了！不仅工资拿不到，还倒贴了九千块钱。他神情木然，呆呆地看着白杨树上摇晃的鸟巢。一只鸟衔着枯枝，飞向另一棵树，做了几次摆放的姿势终究没找到合理的位置。他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它不去搭那个已具雏形的鸟巢，而换一棵树筑巢？还有另一只鸟呢？它哪里去了？

俞希平打通了老婆的电话，他说，你打两千块钱到我卡上，我马上要用。老婆说，你卡上不是有钱吗？他说，具体情况等我回家跟你细说，你现在就打两千块钱给我。老婆倔强地说，你不讲清楚做什么，我决不会打的！俞希平很生气，但他没有发脾气。他的眼前出现了两只鸟共同将一根枯枝放到鸟巢上，看到这一幕，他禁不住热泪盈眶。他对老婆说，你不相信我，还是……是你鼓励我到这公司竞聘项目经理，并天天吹枕头风要我干好这个职务……你是赶鸭子上架，懂吗？今晚公司来了几个重要客人，红总不在家，我负责招待工作，我不能耽误大事！……请放心，贷款最迟七天后到账，到那时公司有了现金流，周转开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……

他仿佛不是跟老婆说话，而是跟外面的债主说话。他见老婆把手机挂了，没有理他，他很难受。他陷入了极大的空茫之中，如若置身荒岛，特别孤独，无助。过了一会，他的手机“嘀哒”响了一声，是短信提示，原来他的银行卡转入了两千块钱。